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序

甚矣讀書嗜古之難其人也士幼而從事于呫嗶帖括之學皇皇焉求合于有司之尺度其不售也則數變其體以從時其

售也則又將潦倒于簿書竭蹷于期會求其講明古學淹貫經史豈不戞戞乎其難哉方子合山爲窨之先生少子自束髮受書以來卽不爲制舉業所羈靮

況酣于六經諸史百家之書寢食沐浴其中者三十餘年于天文曆數律呂之精奧經史之源流異同疆域之沿革郊丘廟祀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損益旁及

于字學算數醫藥方伎之說靡不殫究博採昔人之衆論而條分縷析權衡其可否審定其從違著爲一書名之曰古今釋疑猗歟盛哉方子之爲此書也負

敏異之材具研窮之力承累世之家學用英玅之盛年家有藏書門多長者兄弟切劘交遊講貫且賦性恬淡于世俗所欣羡嗜好之事方子一無所慕而獨

抱簡編于長林豐草之中歲時伏臘風雨雞鳴孜孜矻矻無間終始其取材也博其辨物也精其經時也久其慮心也專故能袪繁歸約去疑得信以成此一

書爲藝林之統會正學之津梁艮非偶然也姑孰郡守楊公好古樂善梓是書以行世予請假歸里適見是書之成快古學之脩明託鴻編以不朽敬識數

語于簡端焉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長至

日同里年家眷會弟張英頓

首拜譔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合山承家學累世之傳又廣搜四海之書於是取古今學問之辯難不決者編成一書名曰古今釋疑予自山左聞

之亟欲一讀而不可得及來江左守姑孰適以公事至桐遂得與合山相見因求是書命兒輩手抄以爲席上之珍書不易得又不易讀卽易讀又不易解卽

易解又不易詳卽易詳又不易博卽易博又不易定此書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以及律曆音韻書數無一不考證旣羅列百家不廢其說而又定之以至當

不易之理語其博則元元本本也語其要則綱舉目張也采攟之精剖析之確則百家之總萃而宇宙之津粱也此誠格物窮理之書天下士大夫皆不可一

曰無者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繇於學不古若耳上古之人不以書爲書而以世爲書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何一非書何一非吾人之所當知者乃但以掠虛而

謂之講道章句而謂之通經二者而外無聞焉不遇國家大典章則已若有治學古學之問何怪乎文帝之問錢穀而周陳支吾太宗之問樂律而房杜茫然

也哉合山自廷尉中丞太史三
世祖父皆爲名臣宜乎家學淵
源種績而出遂有是書爲海內
益想天下學者或亦有博綜而
未得融會而未能者矣此書一

出豈不戸戸如有鄴侯之籤人人如獲枕中之祕也哉予不欲其學之自私也又不欲其學之我私也乃爲之付梓以公之天下萬世將必有上其書於

經筵特徵合山以備顧問不惟
都俞賡起之盛見於今日其措
天下於久安長治之休于是書
焉裕之矣
康熙戊午菊月九日安成楊霖

竹菴氏拜題於太平郡署之

雪舫

古今釋疑序

能著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著書者賢能傳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傳書者亦賢能述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述書者亦不可

不謂之賢此卽吾三人於古今釋疑已合山著書竹菴傳書吳雲爲之述是書當是時予同竹菴坐于東岳之麓去江南數千里遠而予覺竹菴神情時時有

是書在其意中竹菴之長嗣部
山遊予門久其思念是書亦如
嚴君旣而竹菴來江南且至桐
城爲之三具禮文必逕是書以
出得是書遂走馬飛遞星夜馳

送讀書齋嚴令選善書書者十人刻期繕寫二旬而畢卽什襲函藏又遣快舟送還合山且致書云書旣抄於我得矣若天下何將來予當捐俸付梓以公同好

中夜至予齋引長嗣同予挑燈讀竹菴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襟裾耳昌黎所以教符讀書城南今合山承四世家學是書雖合山爲之而實合山合數百千家

爲之其中禮樂天人曆律象數聲音文字源流同異莫不立辨誠可以翼經史而有功于理可以備顧問而有功于事予雖不及昌黎萬一而教子符讀書之

心則未嘗不與昌黎同也合山
之借是書感溢我心必當爲之
行世以報其情遂果鋟板告成
矣予于是有感焉上古之人不
必著書以其能著見于功業即

以功業爲著述後世不能盡用
人才致不得已鬱勃無所洩而
托之于書乃不愛才者輒相與
妬忌輕賤甚至排擠之使不得
行卽以昌黎之賢尚八牛拽碑

不傳其文致其集於唐之世不甚大顯積而至于宋有穆伯長歐陽文忠出始得其好其書嗟乎使後世幷無穆伯長歐陽文忠則何知有昌黎哉文起八代

之名或亦難乎其有聞矣夫著書者難傳書者又豈易有哉今合山以萬峰深處之書不欲人知然予以五岳遠遊之人必欲人人皆知在吾與合山交數十

年應嘗念者竹菴于合山未相
見因予而知合山又因合山而
知書乃未見則思其書既見必
借其書既借則如此重其書既
借又必欲傳其書又必欲廣傳

其書又必欲久傳其書若使當日昌黎遇一竹菴則其集又何必待穆伯長歐陽文忠出乎予所以深服竹菴之賢而喜合山之遇也予雖不敏與竹菴為跋

好與合山爲世好媒合山之書以遇于竹菴自今天下後世人得讀是書亭其淹洽會通則不止念合山竹菴其亦念予媒是書之心乎聖人之道博我以文

晉儒清談止有老莊老莊之外無學唐儒流蕩止有詩詞詩詞之外無學即宋儒靜正止有語錄語錄之外無學不知天下之事天下之理其端甚多儒者一不

窮理當屬之何人哉著是書傳
是書者俱所以大有功于世也
予述是書者其眞有力歟因次
其語而序之如此

安成同學弟吳雲舫翁敬

古今釋疑

書

古今釋疑序

我友龍眠方臆君素北氏承祖父累世之學鈎深致遠盡性立命自以生當輓季隱僻藏羽棲山飲谷以保餘年而性躭典籍好著書露抄雪纂標華擷實上下兩間馳驟百代歷風雨寒暑疾病患難不少輟幾於脉瑩化髮退筆成冢矣於是結撰既衆篇目不一至于天地人物之故禮樂制度之原先儒之所辨難而不決者莫不得其要領統其會歸條分縷析纂而

成書凡十有八卷名曰古今釋疑斯則素北二十年前之所作也姑孰太守楊公欽素北之爲人業已叙其書而梓之矣素北復屬序於余余固陋無以佐考索爲廣其義曰天地一疑城也古今一岐路也子史百家一聚訟之獄也於何釋之釋之於心而已釋之於理而已釋之於時與事而已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也疑斯悟悟斯通通斯釋矣是故天地之數莫妙於差聖人之情徵見於過差以定乎

蔵也過以適乎中也戒愼恐懼聖人無時而不疑不憂不懼不惑聖人無往而不釋河洛龜筴聖人釋疑之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聖人釋疑之精也然而不通其變不極其數不類其情疑何由而釋乎或古是而今非或今是而古非或古有而今無或今有而古無異端競起譁衆取悅可辨之不早辨乎十三經疏於漢儒而亦莫謬於漢儒井田封建廢於暴秦而亦莫可易於暴秦泰西勾股之術莫知其出於周髀

也婆羅門等切之融莫知其原於律呂也龍鮓見毛于何稽之烏頭馬角於何命之疑之於無所疑釋之於無所釋知性之學也疑之於文物釋之於掌故稽古之事也極其事以入於性表其性以合於事並行而不悖旁行而不流相需而益深者也若曰包犧以前何書可讀乾坤既息何書可傳顢頇一切逃之洸洋欲以禮明樂備之朝而爲茹毛飲血之世可乎不可乎雖然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昔种放被詔其母恚

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去汝深入窮谷矣一夕焚放筆硯適俱去昨素北書至言以采藥之人赴殺青之約自開局校讐以來終日塗乙頗受著書之累素北自此得無欲逃名而名隨乎吾不知素北何以自晦也

歷陽同學戴移孝拜書

古今釋疑序

古可論而不可泥也嘗見漢儒議事其引古人姝動云承其師說如此至武帝欲建明堂一宮室之制耳而或云有殿無壁或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葢茅而下通水者嗟嗟王者禮方岳受朝會計正朔律曆之地而固朴陋殊異若是乎無怪乎易分而三書分而二詩分而四春秋分而三禮分而二以至大常不肯立古文尚書左傳劉歆雖讓之而不能使

從何也泥古而不知論古耳夫古今一旦暮也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古之視古猶今之自視也特古之所傳者書而書或不一其說三子之傳春秋也或以六羽爲僭樂或以六羽爲鴈樂或以尹氏爲君氏或以尹氏爲天子之卿書果一說乎讀書者又可執一說以求之乎大要善讀書者當于信處求疑更于疑處求信直以我作古人斷其理本如是當日行之斷必如是而諸家之書遂可存而亦可廢矣憶余少時

與內弟方子素北同有是志然年俱髫齔耳余正應諸生試日操觚學拼偶帖括唯恐一字之不合於時素北則絨關謝客上下千古不肯以一字爲制舉用業異矣故相見請益亦疎癸卯秋　詔廢八股以策論取士一時諸生盡從事于稽古質實所爲余謂素北曰余近考經史天文地理諸學患其書有統而無分有引而無釋是大不便于後學者余欲條分縷析即一事而爲之源流訓詁如天文也爲經星爲緯星

爲日食爲月食爲閏法爲歲差逐類而詮解之旁引
錯綜而斷以先儒及己意之所是語不嫌淺也而期
其明引不厭詳也而期其當名之曰古今經濟本末
子許我乎能有以助我乎素北曰助子以古今釋疑
之論余始得見其書曰篤哉方子微功令更吾幾失
子矣然以余與子旦夕相從猶未能窺子著述之奥
又況四海之遠之若人乎于藏之以名山爲知己可
耳嗣兩年　詔復以八股取士余不翅不盡窺素北

所著即古今經濟本末亦甫成半稿而置之今年春
余方赴試南宮而素北以書來云有姑孰太守楊公
索覽我書且欲付之梓余不禁爲之笑曰太守治簿
書期會之不暇而能以清俸爲子謀梨棗乎又未幾
素北以諸公序來曰書已鐫成專待子一序耳余曰
異哉天下固有古道相成若是者哉子之著是書難
矣居常索一覽人不得又安從索爲子傳者且得之
于異子而用世之人然今人固不遜古人也古人著

奇字書語不必盡合于經乃有以爲絕倫者有以爲異世必有能好之者况予之所著引經據史語必提其要事必會其通是當今之文獻在子矣名公鉅卿以　國家典故自命其留心斯文者非一日性情同意見同以天下之望爲天下虛公傳布之自不必須之奕世也雖然古今疑釋矣能釋疑者必爲世所共信之人

聖天子右文好古求士常如不及一旦開明堂議禮

參封禪諸事　詔求草野積思種學之人予能無以其陋泰漢諸儒者出而高議巖廊之上乎則是書之刻未知于予之始終身隱何如也仍質之予時

康熙巳未歲菊月年家同學愚表兄馬敎思拜撰

古今釋疑序

古今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繁更僕未可悉數而古今來錯互糾紛盈庭聚訟之議雜出靡有定論有人焉貫穿鉤稽理解絲析會而通之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斯亦學人一大快也吾友方子素北少而穎悟夙禀家學長承先志以讀書稽古爲繼志述事之大者所著古今釋疑一書舉凡象緯方輿聲名度數經史百家之說靡不會粹羣言折衷衆論以歸于一

是使數千百年膠固迷悶於胸次者豁然若春冰之渙而秋籜之隕也豈非汲古之津梁而定方之晷景也哉乃說者曰古今之大有所可疑者有所不可疑者所不可疑者義理之在人心是也所可疑者事物之在衆論者是也於所可疑者聚而置之固有所不可欲盡取而釋之亦有所不能今方子將窮古今極宇宙以一已之見而定千古之論得毋以今之議昔爲後之議今也邪予曰唯唯否否古今議論之繁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者是矣是之中未必無非非者非矣非之中寧必無是惟平心觀理則兩端之中有定衡焉方子覃精沈思不惡衆賾其宅心虛其察理明故讀春王正月之考而知正歲正朔之說優日大月小之說而知書食不同之各是合止祝敔之辨乃知昔賢傳註之非昭穆遷毀之文益信前人一定之泥凡此數端洵可質後世而無疑考當時而不悖者而方子猶未敢自是也其自序云是之尋之幸

也郎非之亦弓之幸也葢其學彌高其心彌下沖然若谷之東未嘗自標其是寧輕于議前人而貽後人之或我議也哉弓慕其書久苦未窺其全姑孰太守楊竹庵先生心好是書與其令子部山手自較讐捐俸而授之梓其於嘉惠承學之心甚大楊子雲著太玄當時知者僅一桓君山素北是書出嘗不脛而走而爲之君山者實先生喬梓也然則士患無能著書耳豈必以寂莫沈冥自慨也哉

溫陵同學弟黃虞稷拜撰

古今釋疑序

學者治疑之法有二孔子曰多聞闕疑此言去疑存信所以祛異端自欺之弊易曰斷天下之疑此言格物窮理所以驗大儒辨惑之功要之惑可以辨即欺可以祛無難也夫古今如此其遼邈也名物象數之類如此其繁賾也今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曰姑舍是明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又曰姑舍是是終其身囿于疑城而不知省也昔人一事不知引

爲已恥又何以稱焉然則折諸家而定一是釋古今不决之疑豈非學者一大津筏哉雖然不覽徧典墳丘索之書抉盡名山石室之藏則不知釋不沐浴于累世父祖之家傳烹煉于四方師友之討論則不能釋不竭壁而冀夢寐之告仰屋而希鬼神之通則不得釋不具温嶠然犀之明張湯磔鼠之快齊文宣抽刀斷絲之决則又不敢釋釋疑可易言乎方子合山爲予從姑之子其先世自明善先生以理學爲東南

人士倡廷尉中丞太史諸先生又皆世嬗青箱發于政事著爲文章胚胎前光根源遠矣乃合山晦迹表薄不求聞達故得銳志著述成千秋不朽之業古今釋疑其一斑也夫學者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合山擅仲舒洗心之長而又能融會疏通剖判精晰大而天地人物禮樂曆律之故小而文字音韻書數方藥之微靡不分部就班求其至當不易者一掃先儒之聚訟豈特知古知今而已乎

然合山之爲此匪旦夕之功矣其學該以洽則考諸
古者核其問詳以盡則叩諸人者達其思深以密則
研諸心者切其辨敏以析則剖諸理者精益卽明善
先生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緒餘及之者也然則
合山此書豈惟爲天下後世區白羣迷卽以纘明善
先生格物窮理之學亦何忝哉至太守楊公之亟爲
流通三堂吳子之勇于佽助則皆此書之功臣也諸
君子序之已詳茲不具述云

同學表兄潘　江拜題

古今釋疑序

古今大矣天人象數之徵事制沿革之故諸儒辨論之端欲以一手一足之力而能條分縷晰犁然指掌夫豈易哉雖然畏難者不爲之爲之者非難有一端焉積之久久而後解者有一事焉稽之于載籍竆之于諸家而後得詳者昔人聚訟而今以片言折衷之千古存疑而今以一語是正之此非湛思積學如饑思食而寒思衣不解不休不詳不已數十年如一日

不可得也況乎崑嶽河源學殖有本非以臆說是擊斷非以奇僻欺謏聞穿穴百家有原有委不亦秝林之僅見而博學好古之士淡資于其中者哉季翁素北頁婁邁人于世紛華之事一無所淡嗜惟好讀書嘗鍵一戶寢處其中寒暑不輟古今釋疑甚其弱冠時輯所聞見者其于天人象數事制沿革諸儒辨論愛參稽而會通之迨歷久而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文章經濟世不乏偉人畸士獨至攷究名物辨論

是非雖號爲名儒碩學未嘗不以爲非所易及非讀書之難也讀書而專心旁攷曲證務得其是之爲難也余先世自高祖明善先生倡明濂洛之學重振家聲曾祖廷尉公大父中丞公繼起而光大之迨先君子而集厥大成生平著作數十種獨尤喜攷核辨難今所鐫通雅其一端耳它隨筆條記襍稿盈篋衍中每訓余兄弟勉其就資質所近各成一業諸弟亹亹皆有所撰述獨是謭陋如余少丁喪亂流離失學迨

壯歲雖日從事鉛槧而不可謂讀書今漸衰矣奔走衣食如風絮雨萍未暇匡坐絃歌帖首撰述數年來妥宥蒐葺迄未成書頃者歸省老母于晨昏之暇與諸弟坐一室中上下古今恣論蒐討姝亦以爲平生快樂𢤱視子弟林立中有能紹前修而承家學使五世之薪貿荷有人豈不更慰祖父于九京也哉此余兄弟之願也季弟既伏處巖巖銳意簡畢不求聞達于當世乃楊竹菴先生因吳子舫翁之言始而遣使

購其書繼而捐俸入授之梓人欲以其書廣之天下後世此豈非淡知實學有本之難而欲使天下後世省搜討之勞而不苦紛賾異同也哉嗟乎季弟沉心數十年今忽一旦遇知已于當世不可謂非厚幸獨怨然者同爲名父祖之子孫而荒落不免腰鼓之誚後然插牙頰于著作之林余滋媿矣庚申秋日伯兄

中德書于傳經樓

古今釋疑序

古今學者誠難矣非學者之難也讀書之難也百人于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矣苟無讀書之時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代乘喪亂家歷播遷亾者不可復存散者不可再聚苟無書可讀則又何能讀嗚呼此古今學者之所以爲難而不多

艱也學者既難又復嗜好不一工詞章卽指極研爲迂儒專名理則目該洽爲玩物夫烏知學者與才人有辨實學與博學有辨乎騷賦詩古文詞文不加點水湧山立銜官屈宋方駕曹劉此才人也而不可謂之學者經史百家之書成誦象緯方輿人物之圖指掌曉奇字述異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博學也而不可謂之實學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禮制度之學有象數律曆之學有音韻六書之學有

醫藥物理之學凡有資于身心家國者舉而謂之實學而一字一義無稗之聚訟考辯不與焉夫豈徒襲紙上之陳言比于糟粕聲悅乎由內而談道寓于器不惑虛無舍知而言行舍上達而言下學必合尼山正示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歸于河洛之大符由外而論儒者恥一事不知姑舉其大端天之有七政交食歲差也何以使不齊者齊曆元萬古可無改易乎地之有山川萬物兀然浮空不墜也何以使天地

互測遂知天無晝夜地無上下水無升降乎此在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三部八脈十二經十五絡人身一小天地也何以知腑盈于臟經缺于胞絡榮之旋轉週身衛之不注湧泉乎此在人之故即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禮之用有節度而樂之道通神明音何以定于五變何以出于二宮何以旋而一調何以別而七而十三而八十一與夫器可造曲可譜今樂即古樂乎此尤微至之門不可不知者也故夫天地人

身禮樂測以度測以里測以同身寸測以尊甲等殺
測以損益高下必通夫九數而其故始明則夫九數
之原于河洛本于圓方可遂不知乎若夫音韻有宇
變宙變形聲止于說篆文籀文醫習夫運氣脉理經
絡病能藥性醫方而後乃慧然獨悟凡此皆儒者之
所當務也物如此而格理如此而窮情如此而類德
如此而通學卽如此而實嗚呼不誠難矣哉吾昆季
自幼遭難失學逮患海歸來予年已迎舞象矣季弟

素北少予四歲當是時萬里生還破巢重聚莫知載籍何物敢云學者自命乎然好讀書又幸家有藏書雖幾軼猶存十半昆季中予最魯書讀百遍不熟熟不移時即忘舍之去專事象數物理覺稍稍有入故好泰西諸書及律曆音韻九數六書之學素北無書不讀盡發家藏書讀之已又覓藏書家不遠千里輒致之讀人知素北舍[illegible]無他好多假之使讀是所爲地與時與資雖弗獲[illegible]有書可讀頗具讀書之質

則素北得之天者固厚也不數年而古今釋疑成時
予數度衍已成一歲素北爲序之且曰藉兄以厲使
釋疑早成既成予讀之皆實學也斯誠不愧學者矣
竊慨孔壁鄭井將出何年石室名山安知所託又未
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今者姑孰太守楊公因吳子舫
翁一言爲剞劂以行于世諸君子序之既詳予特服
其用心之勤而幸其所遇之奇焉方其下帷一室無
師無友往往獨喻每究一事不爲古泥條貫其本末

而折衷其是非咸歸至當不易而其學之博才之美又非是書所能盡荀子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不舍之功素北有焉是書告成于二十年前忽流通于一旦楊公吳子遠居數千里外忽相遇于一方斯豈人力思量所及古人身後遇知已千百年猶未可必素北遇知已于生前天固爲萬世之學而生楊公又爲楊公之重學而生素北時際午會萬法當彰是必有默默者主乎其間非

偶然也倘好者不逢其書著者無力可傳湮沒無聞
古今寧乏其人歟惜乎釋疑之行先君未及見耳予
嘗謂子析父財常也不析財而析學變也先君讀盡
古今書窮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學實學爲一代學
者吾昆季各析其一端素兆之析居多愧弗如也繼
此願學仲翔五世之易其析之多寡未之或知噫其
質其地其時其資葢亦難言之矣巳未壯月仲兄中
通位白氏書于南畆之隨寓

古今釋疑自序

嗟乎學問豈非終身之事哉古之儒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故其學識輒與年進至于著書立說必晚歲而後論定也方余之始集古今釋疑甫弱冠耳當是時讀書開卷遇經史禮樂制度諸說紛拏患之置之不可遂酷嗜考核志氣甚鋭而家世藏書雖經兵火尚數萬卷足以供漁獵里中藏書家亦數姓可備假借遠則秋浦劉氏金陵黃氏丁氏張氏又補其

缺以故窮年矻矻如治亂絲如決聚訟苟遇一事未明一論未確若有所負然者故名古今釋疑者非敢曰能釋古今之疑葢將以釋吾之所疑也既輟簡不數年蹉跎三十去而學道此書棄敝簏中今十有六載矣余性無他好所至獨問與書及先文忠公老于江西余遂半作江以西人因從陳氏蕭氏藏書中得讀未見書復覆覦昔日曾讀書先公親爲指授涵泳紬繹又未嘗不悔向者之猶疎濶也亾何憂患頻仍

繼之以大故墓田丙舍僅存病骨學殖荒落遺忘殆盡於是築稻花齋於湖畔枳籬茅屋惟與農夫野老話桑麻較晴雨以樂殘年遺民之志如是焉爾初不意吳子㔛翁言余于竹菴楊公也公由此苦慕釋疑一書適過桐見訪必欲借抄余謝病不出而公求書益堅余雖不甚愛惜亦尚覺可念顧無辭以拒也即舉稿付之公歸姑孰乃召十吏繕寫公子部山五夜讐較繙閱卷帙父子嗟賞竟為之鏤板以行嗟乎余

之愧可勝道哉昔沈存中夢溪筆談周帥刻之于學
舍購者衆多頗爲養士之利今余之書未必當世之
所好也何乃糜費俸錢爲鄭漁仲作通志略頗用自
矜而馬貴與旋議其後今余之書猶不自慊況於議
者杜門以來固病且懶而圖籍實未去手較昔所得
或亦微有增益使是書覽之數年重加點竄縱未敢
目爲定論庶幾竹素之間稍更釋然耳業已視爲蠟
車故紙不復省覽一旦災木又刊正不及是則錫公

夙子之不忍棄此書而余之妄何敢至是程子著易傳既成門人請行世程子曰安知後來不叓有加于今歐陽公言和凝自刻集識者譏之是書之刻非出於巳和凝之譏余知可免其於程子之語則不能不三復而嘗遺恨于斯編巳雖然四海之廣殫見洽聞者不患無其人是之余之幸也非之亦余之幸也抉摘其得失而後斷案出焉且學問非一人之任也著述非一人之力也前人綴緝以貽後人後人又貽後

人辯難攻擊適足相資期於汲古脩綆不致斷絕豈計及毀譽而名是務哉余書雖陋先儒之緒言咸在仰屋之勤或亦不無小補云

己未仲夏龍眠小愚方中履漫書

寄謝竹菴先生爲刻古今釋疑五十有二韻

不求聞達久晦迹事躬畊環堵依桑柘疎籬列杜蘅埋憂餐沉醼用仲長統語開卷等蓬瀛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見寶章傳涉獵居千乘漢人語云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乘之官涉獵買山事婆娑擁百城李謐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文章供獺祭李商隱爲文多簡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賓客足賜盟幸免膏粱習慚同雞鶩爭典墳賢倚相左傳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車馬陋桓榮桓榮爲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敗絮欹高枕敗絮淵明語淸流穩濯

纓帔玄容貌賤守黑歲華更腹笥終何有邊韶事巾箱

便自擘宋書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癸辛聊雜識宋周密任杭州癸辛

街作癸辛雜識丁卯愧詩名許渾居丁卯橋詩名丁卯集俗眼青無日顯

毛白數莖似難逃醬瓿劉歆曰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只合聽瓜阮

潦倒薪蕘苟伶俜病苦嬰息機消壘塊却掃閉柴荊

以下序公折節下交慕書借抄及專使還稿剝啄來書札旖旎駐旆旌鑿

坏初欲遯顏闔倒屣迫相迎蔡邕昌歜那當好東坡答李端叔書曰

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焦桐恐累明毷氉羞鶴舞羊公好鶴鶴見

客毿毿不肯舞尨大笑驢鳴（黔驢見柳子厚集）出入寒鵰烈（淮南子）丁

寧比論衡（見世說新語）摩挲磨竹素什襲視宗彝隱忍亾

三篋虛疑失五行（上張安世事下陸倕事）縹緗裝副寫閑庫爲

全頌（韓昌黎語）撫掌嚥何味呼童鯉再烹使讎完璧信心

折臂痂誠（以下覆序宿昔者逃未遇知已）往覺春秋富辭月旦評

王筠惟省覽袁峻課縱橫杖策輸劉晝藏燈邊祖瑩

投羊多遠借（倪若水藏書甚多借者先投束脩羊）食跖豈能盈（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早斷黃粱夢偏搜朱雀桁（南史佚書）

出此于杵鍼曾感嫗李白事潘溷或譏傖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陸機謂弟雲曰此間有一傖父欲著三都賦待其成用覆酒甕机篋要須盜張華韋編不易精論語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侈言窺小酉小酉山藏書見荊州記妄擬讖盤庚晏嬰事見太平御覽愛勝牛心炙勞如魚尾頳聲塵甘寂寞意匠獨經營珠備遺忘照張說患多讀少記得碧紺珠一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讀了了不忘裘因采集成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齊廚幾被竊郗紹著晉書何法盛直入齊廚盜去遂行何書履古今釋疑成里人有借抄者幾賠其檄敝帚固宼輕蝌蚪思藏壁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所藏尚書論語孝

（經皆蝌蚪文字）縢囊隱畏兵（東京之亂圖書剖散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見儒林傳）序欠伸誰卒讀（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餘人不盡數紙便欠伸思睡）遥擲孰堪呈（鍾會撰四本論甚欲使嵇公一見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遥擲便回急走此下序公欲捐俸鋟板及作序過譽自歉朴學道逢感謝之事）詎料真災木差令慰短檠子雲俟後世（揚雄曰使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皇甫冠平生（皇甫謐序三都賦時公序余昔過相推重）竊怪寶康瓠將毋亂美理（見離騷）夜郎誇漢大（見史記）河伯望洋驚（見莊子）蠡海雖前護班門實後瞠胡為鉛槧局却累王壺清赤縣推雙瑣（柳世隆世推雙瑣）緇衣

動八紘戉裾嫌潤區宋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藏石屏之徒以詩人啓干謁之風其後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謂之潤區

稱僕詩編帙劉疑之隱逸不仕臨川王衡陽王升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書亦稱僕履于公鄉部民也草野倨侮頗嘗破格

有意延縫掖皇甫規聞王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有不如一縫掖之語

無才答酒鎗豫章王嶷聞何點名點不與見竟陵王子良就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徐景山酒鎗

獲麟方掩袂附驥既流聲天遂壘莊志江深鈴閣情

兒敎僧寺寄白氏長慶集别錄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律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

貢蘇州南禪院

安得庫錢贏宋王琪守蘇郡始大修設廳假省庫錢數千緡時方貴杜集琪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羸餘以給公廚見范成大志

知己虞翻幸翻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千秋記太平

合山逸民方中履

古今釋疑凡例

載籍既博。學者苟欲一旦該洽。亦云難矣。昔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夾漈曰。學今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東坡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以飽食妄語爲道。不知其所學何事。余甚懼焉。夫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學。折中

其間。豈不幸乎。故以所聞于父師者。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及律曆音韻書數。有承訛踵謬。數千年不決者。輒通考而求證之。隨筆所至。久而成帙。謂之古今釋疑。亦曰消歲月。備遺忘。後來因此加詳。更有所會通云爾。

温公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郝京山曰。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道理文字。何傷。故此書必載先儒舊說。何人駁之、今或駁其所

駁。或斷論孰是。期於發明疑案。豈可以夏五郭公。一例藉口。夫學因講而愈明。識由積而愈出。譬之韋編竹簡。決不如雕板之善。何必定以古人捨後人乎。

言之不足。必資于圖。故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濂仲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是以此書。亦間有圖。

化書本譚峭所著。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

作郭象取而點定之皆見譏於識者故此書兼攄其說必著其名不敢掠美也

此書本非完書姑以所得錄之經濟性命茲未暇及譙周譏史記而司馬彪又譏譙周柳子厚非國語而虞槃又非子厚學問無窮如掃落葉正有賴于來者履少遭家國之難流離失學幸而生還伏丘園者亦已十年遂踰弱冠既甘泉石惟理簡編尤袁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

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此十餘卷。聊自娛而已。安敢示人。

橫艾攝提格日南至識於汗青閣

古今釋疑凡例終

古今釋疑目錄

卷之一

卷之三

卷之四

一歲祭天之數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郊祀之尸

魯郊

魯郊不以日至

漢郊祀之謬

天地合祭

祀地服大裘

卷之五

籩豆樂舞

四配

從祀

兩廡位次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卷之九

嗣君卽位

增謚

后夫人謚

太子無謚

卷之十

氏族

同姓名

諱名

官名異同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八

積矩

度量衡

從子正璂

正瓀

正琫

正璒

正瓛較

古今釋疑目錄終

古今釋疑卷之一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鄭衛非淫詩

大雅小雅

變風變雅

詩亾非雅亾

古今釋疑卷之一

合山方中

書籍總目

史志藝文者漢隋唐宋而已目錄創於劉歆七略一輯略二六藝三諸子四詩賦五兵書六術數七方技而班固六略一六藝九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史記附論語孝經小學二諸子十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三詩賦五種正賦雜賦歌詩三種四兵書四種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五術數六種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方技四種醫經方房中神仙大凡六略而無輯略王儉七志一經典并史記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

藝。七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許善心七林因之。敘七錄。各為總序。冠於篇首。荀勗分為四部。一甲。紀六藝小學。二乙。有諸子兵書術數。三丙。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而李充四部。五經為甲。史記為乙。諸子為丙。詩賦為丁。謝靈運王亮四部。任昉五部因之。昉以術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唐之四庫。甲部。經類十一。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乙部。史類十三。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并實錄。故事。職官。雜傳記。并女訓。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丙部。子類十七。儒。道。并神仙。釋氏。法。名。墨。縱橫。雜。農家。小說。天文。曆算。兵。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丁部。集類三。楚辭。別集。總集。舊志。甲部多詁訓。丙部少藝

術。類書。明堂經脉。

宋之六閣。四部加天文圖畫。經類六。正經經解訓詁。小學。儀注。樂書。史類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史抄。故事。職官。傳記。歲時。刑法。譜牒。地理。僞史。子類八。儒家。道書。釋書。子書。類書。小說。算術。醫書。集類二。別集。總集。天文類十五。兵書。曆書。天文。占書。六壬。遁甲。太一。氣神。相書。卜筮。地里。二宅。三命。選日。雜錄。圖畫類。三。古畫。新畫。墨跡。

則倣隋書。經十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附爾雅。解經。緯書。小學。史十三種。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子十四種。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集三種。楚辭。別集。總集。道經。佛經。附于四部之末。歐陽修謂經史子集。始於開元。王應麟謂因于荀勗。履按勗部。子居史上。李充始以子居史下。隋乃改詩賦爲集。唐方以道佛附子。

今考歷代卷軸之富。莫若隋。而兵火

之厄。有甚於秦者矣。鄭樵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特一時間事耳。詩亾六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時已亾矣。皆不因秦火。

西漢

三萬三千九十卷。藏於蘭臺麒麟天祿之閣。石渠石室延閣廣內之府。盡於王莽之末。前漢藝文志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百家。皆充秘府。成帝時。書頗散亾。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以奏。向卒。哀帝復使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隋志曰。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盡被焚燒。舊唐志。九十作九百。通典曰。漢圖籍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蘭臺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如淳引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東觀仁壽閣。盡於董卓移都。後漢儒林傳曰。光武遷洛。其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之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莫不泯盡。隋志曰。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四方負袠至者。不可勝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傅毅典掌。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志曰。凡六略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注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出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十家。宋書百官志曰。東京圖書在東觀。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於祕書中外三閣。盡於惠懷之亂。

隋志曰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因之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凡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靡有孑遺晉書勗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舊唐志九千作七千東晉秘閣三千一十四卷孝武時三萬六千卷隋志曰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續晉陽秋曰孝武寧康十六年詔徐廣校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藏於總明觀隋志曰宋元嘉八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又別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
義淺近。未爲典則。南史曰。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
觀。或謂之東觀。舊唐志曰。靈運目凡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王儉目凡五千七十四卷。與隋志不同。齊
萬八千一十卷。藏於學士館。盡於末年兵火。齊史曰。永明三
年。省總明觀。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
之。履按此是宋泰始六年事。見王儉傳。齊蓋因之耳。
隋志曰。永明中。王亮謝朏造四部書目。凡一萬
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二
萬三千一百六卷。藏於文德殿華林園。江陵七萬餘
卷。盡於元帝自焚。隋志曰。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
集釋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
中。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

官簿叓爲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詞義。淺薄不經。牛弘曰。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元帝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叓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二秦四千卷。隋志曰。中原戰爭相尋。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北齊三萬餘卷。藏於仁壽文林。後周萬五千卷。藏於虎門麟趾。隋志曰。後魏南略中原。祖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叓搜聚。迄于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增加。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牛弘曰。齊重雜三萬餘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有虎門麟趾。齊則仁壽文林。

隋十萬三千

二百七十八卷。藏於修文觀文殿。盡於砥柱舟覆。牛弘傳。開皇三年。弘表言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請搜訪異本。每卷賞絹一匹。于是異書間出。經籍志曰。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工書之士。于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北史曰。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柳顧言詮次。除其重複猥雜。得正御書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翦華綺。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志曰。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古跡名畫。于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于內道場。集道佛

經別撰目錄。唐武德五年。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新唐志曰。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武德初存八萬卷。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宋遵貴運至砥柱。舟覆盡以其書。據此則砥柱所以八千卷耳。觀文殿中之藏。葢先已散矣。陸文裕曰。柳顧言所校凡七萬七千餘卷。履按隋志末云。凡四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以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合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卷。與本志序相左。此外道佛共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卷。文裕之言。又不知何據。 唐四庫八萬九千卷。藏於集賢院。盡於安祿山。十二庫七萬餘卷。盡於黃巢。會要曰。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請求遺書。重加錢帛。數年間群書畢備。新唐志曰。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始分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故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玉海曰兼不著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會要曰開元九年毋煚韋述等撰羣書四錄元行冲上凡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九年集賢院書總八萬九千卷其中雜有梁陳齊周隋代古書貞觀永徽乾封總章咸亨舊本集賢注記曰隋舊書用廣陵麻紙寫作蕭

子雲書體。赤軸綺帶。最麗好。新寫書分部別類。裝飾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碧軸縹帶綠籤。子。紫軸紫帶碧籤。集。綠軸朱帶白籤。圖書。紫軸綠帶。儒學傳序曰。集賢院書六萬卷。龍城錄曰。七萬卷。六典曰。唐圖籍在秘書集賢所寫。皆御本書。四部分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寫以益州麻紙。舊史志載四錄序。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卷。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履按諸書總數咸不合。宋大觀時。何志同又言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會要曰。天寶三載。四庫更造書目共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五卷。至十四載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新志曰。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以千錢求書一卷。又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時。詔秘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于秘閣。有詔還其書。命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舊唐志曰文宗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昭宗時祕書省奏曰元章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宋三館祕閣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盡於祥符之火崇文院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別藏於龍圖閣太清樓盡於靖康之變中興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盡於紹定之災。通考曰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孫逢吉取其圖籍凡得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涉弼彭幹等皆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弼等皆賜以科名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宋梁都汴正明中始以

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太平興國
初乃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目
爲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
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
爲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八萬卷九年詔三館以
開元書目閱館所缺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
亾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數
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
籍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爲書庫目
曰祕閣玉海曰眞宗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部書籍
二本一置龍圖閣一置太淸樓樓在迎陽門後苑御
製御書皆在實錄曰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
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下列六閣總二
萬九千七百十四卷四年召輔臣登太淸樓觀太宗
聖製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
其書示之總太宗聖製詩及故事墨跡三百七十五

卷。文章九十二卷。四部書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卷。長編曰。樓藏太宗御製及墨跡。九百三十四卷。四部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卷。又詔輔臣至玉宸殿。益退朝燕息之所。在太清樓東。聚書八千餘卷。後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書。又七百五十二卷。兩朝藝文志曰。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仁宗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景祐初。命張觀李淑宋祁編四庫書。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詔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元年成書。王堯臣歐陽修等上。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嘉祐四年。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亾失。補寫不精。請選

館職分吏編寫求訪所遺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四館書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詔士庶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收獻書一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著八千四百九十四卷錢惟演玉堂逢辰錄曰祥符八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秘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又厄于此火會要曰神宗元豐三年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大觀二年何志同言崇文總目書今不過二萬餘卷散逸浸多請頒其數求訪政和七年孫覿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幾萬餘卷請譔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詔覿及倪濤等譔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四年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秘

閣著錄者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至欽宗靖康之變散失莫攷高宗渡江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孝宗淳熙五年陳騤等撰中興館閣書目上之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寧宗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中興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獻者不預焉理宗紹定四年火災書遂闕蓋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江都一厄不與焉牛弘表五厄秦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而不載齊末之火筆叢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靖康也紹定也而不載砥柱之木與榮宮之火大業之厄見唐杜寶江都記王氏揮麈錄引之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履按三十七萬乃嘉則殿之數柳晉除其重複僅得三萬七千後西京東

都。亦止八萬。江都安得合嘉則之數乎。砥柱則隋唐二志皆載之。隋志兼叙十朝。豈有江都若是之大厄。遺而不錄之理。或煬帝好書。江都亦有所貯。然卷軸之多。決不能與嘉則殿侔也。

明祕閣散於正德中。內庫散於萬曆末。是又一厄也。陸文裕曰。我朝祕閣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為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於內庫。板藏於經廠。司禮監提督掌之。萬曆中。多為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柘黃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若士夫藏書。桓譚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若說郛節本。則寥寥矣。朱淑二萬三千三百八

十。田鎬三萬。晁陳二目最善。見文獻通考。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蜀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宦中得五姓之書。乃能至五萬一千八十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卷。吳兢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密家亦有四萬。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南都王仲四萬三千餘。李氏山房。僅九千。葉少蘊之十萬。復也。近代藏書。周晉二藩。胡元瑞。朱鬱儀。焦澹園。錢叔寶。諸家俱散。絳雲樓亾于火。惟祁氏書種樓四部如故。黃氏千頃堂近六萬卷。履家四世所藏。去其重複。亦止五萬卷。十年來。四方訪問。兵燹帷囊。可勝慨歎。但有其貲。今世刊本多。亦易集也。是在好此者。

周易

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孔穎達陸德明皆依王說。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連山歸藏之名。雖見于周禮太卜。然漢志隋志皆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于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鄭氏。獨尊信此二書。文獻通考譏之。按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龜山楊氏曰。揚雄太玄。曰始于寅。義取連山。衛元嵩元包。卦首于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藏云。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鄭康成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

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爻辭多文王已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明矣。馮椅復宗鄭說。而云明夷箕子。獨本作其字。胡一桂曰。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箕子爲荄茲。則蜀本初未嘗作其字。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爲之確據。烏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

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漢初言易者。有

田何。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或謂始自子夏受之孔子。而爲之傳。餞按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孫坦疑漢杜子夏之學。考漢志初無此書。乃約王弼註爲之者。晁景迂曰。唐張弧僞作。

又有焦贛之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焦贛字延壽。授京房。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由是有京氏之學。與施孟梁丘。凡四家。並立。延壽自言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卽孟氏學。翟牧非之。劉向亦疑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晁補之曰。今以當時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爲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今其章句亾矣。乃

略見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世所傳京氏易傳三卷吳陸續註名與古不同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今之火珠林益祖京氏民間又有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解釋上下經費直授王璜隋志言璜授高相相授子康及毋將永履按儒林傳高相自言出于丁將軍與費公同時何得云王璜所授耶晁公武曰歐陽永叔謂孔子古經已亾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亾哉田氏最盛費氏初微至後漢時陳元鄭衆皆學費氏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息隋志梁丘施高亾于西晉孟京

有書無師。自晉之後。弼學獨行。至唐孔穎達等。又爲之正義。序云十四卷。今監本止九卷。而古十二篇之易。竟亾其本。按彖象附於卦末者。自費氏始。若今乾卦係費直舊本。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今易。程伊川所爲作傳者也。自嵩山鼂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

易。朱晦菴本義從之。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永樂中胡廣等輯大全。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愚按六經皆出于漢。他書多散逸。而易獨完。蓋未經秦火。惟有周易。其爲孔氏之舊。無復可疑。中間雖爲諸儒所亂。不過離合經傳耳。而歐陽修獨不信文言。何哉。因元者四語。先見

于左傳穆姜故謂文言非孔子作不知左傳本後人之書穆姜所引者乃左氏附會填入者也彼老婦豈能作此微言顧以後來之竊拾而疑聖人之言可乎陸象山楊慈湖亦疑繫辭至今郝楚望何玄子諸公且信後天圖而不信先天圖不必矣圖書諸說具先中丞公周易時論中茲未敢及

尚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隋志又作孔惠所藏。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儒林傳曰。伏生名勝。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孝文時。聞伏生能治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德明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蔡沈曰。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亾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耳。至于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耳。漢儒所引。皆此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

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

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除序止五十八篇。而漢志作五
十七篇。與此異。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
府。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
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
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汩
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
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亾。

遂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朱子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隋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傳至曾孫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兩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尚書傳漢志有之今所謂大傳陳振孫曰

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雜記所聞。然未必當時本書也。孔安國傳。則私傳於都尉朝。朝授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按遷記周公事。亦與今書異。何耶。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

晉梅頤。一作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梅頤既失孔傳舜典。取王肅范甯註補之。以慎徽五典爲首。姚方興得孔氏傳舜典。乃知有此二十八字。未施行。而方興以罪戮。及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於是始列國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

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附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

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作帝王世紀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履按漢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二十九卷即伏生今文也四十六卷即張霸僞古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故成帝時遂黜其書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

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又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孔穎達等。從而爲之疏義。孔氏正義。蓋取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疏修之。凡二十卷。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唯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至天寶三載。詔衞包改古文爲今文。今之所傳。乃天寶所定本也。蔡沈作書傳。則復合序篇于後。胡廣等大全從之。竊怪尚書古文。果係安國之本。何至晉

齊之間而始出。自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氏。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不應七百年中。並無一人見之。誠可疑也。故蔡傳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章。亦皆可疑。吳才老亦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幼淸曰。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惑。梅賾所增二十五

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梅鷟直斷古文爲漢儒僞作。良有以也。其傳則朱子謂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名安國耳。

詩經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穎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

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亡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按儀禮鄉飲酒禮云。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云。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曰。六篇今亡。昔周公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朱子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鄭樵曰。古者有堂上堂下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

間歌之聲。皆有義無辭。束晳補六亡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去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平帝時始立。後漢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衞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

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惟外傳存。而卷多于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書否。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孔穎達據劉炫劉焯等疏爲本。又爲之正義。孔序云。四十卷。今監本二十卷。實七十卷。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

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

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葢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至朱子集傳。始攻其說。而胡廣等

大全主之。然亦各有是非也。

詩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沈重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鄭玄王肅孫毓。皆以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惟後漢儒林傳。則以爲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志亦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更加潤色。韓愈議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托之子夏耳。葉石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按序云。詩有六義。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其文全出于左

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葢衞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葢魏後于漢宏之序至此始行也蘇子由亦以爲衞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删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程泰之曰凡詩發敘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樵曰漢與四家之詩惟韓詩有序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始爲之

序。或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采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衞宏從謝曼卿受師說爲之也。朱晦菴曰。鄭氏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之誤哉討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故予不可以不辨。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於詩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也。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

蓋詩之所不言而必賴序以明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誤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第序亦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履拔去序言詩自考亭

始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然亦決非子夏所作今按子夏有詩序而子貢有詩傳使果出於二子則二子同學於夫子夫子皆許以可言詩其序與傳宜無異同矣乃十五國之風次第不一序列豳于末而傳列魯于邶之前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新臺二子乘舟諸篇序入邶而傳入衛氓芃蘭木瓜有狐考槃序入衛而傳入鄘伐檀陟岵園有桃碩鼠葛屨十畝之閒序入

齊而傳入魏。且如樛木。序曰。后妃逮下。而傳曰。南國慕文王之德。歸心于周。艸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而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而傳曰。小臣奉使勤勞于公。栢舟。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而傳曰。康叔憂王室也。雄雉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而傳曰。風管叔。二書不同如此。若以傳爲眞。則序爲僞矣。若以傳爲僞。則何以見序之眞乎。方漢初。魯齊

韓詩。皆列學官。毛甚後出。豈不欲與三家爭勝。乃有子夏之序。受諸夫子。而不引爲師承者乎。且司馬子長。揚子雲之徒。皆推隆孔氏。安有子夏詩序。而不尊信者。况夫子之作。邪即國史采錄。曾經夫子所取。亦必信之。其於二南。惟引韓氏之說。則大序小序。俱出後人。亦已明矣。子貢之傳。亦不見引於漢人。是二書皆托二子之名者。復何疑乎。

鄭衛非淫詩

朱子詩傳曰。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故夫子謂爲邪。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詩序辨說曰。桑中溱洧諸篇。皆淫奔者所自作。序云刺奔。誤矣。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者哉。

馬端臨曰。夫子刪詩。其所取于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才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丰。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

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簡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詞。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曰思無邪。故序者之說。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

爲淫奔譃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雖疑其辭之少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文公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衞。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衞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也。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

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衞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與國淫邪之詩乎且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形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艸。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履莪文公所以指鄭衞爲淫詩者因夫子謂鄭聲淫耳夫子謂其聲淫文公遂謂其詩淫不亦誤乎且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若文公之傳是徐陵之玉臺

新咏韓偓之香匳集而已。豈先王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云乎。蓋古人深心于君臣朋友之間。託言于夫婦男女之際。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離騷以美人比君子。子長稱其兼風雅。即不盡然。亦序所云刺奔刺亂。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大雅小雅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詩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鄭漁仲曰。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彤弓爲錫有功諸侯。以大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

別也。程泰之曰。均之爲雅。音類旣同。又自別爲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陸文裕曰。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莞曰小雅莞。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之說。夫子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後人因謂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爲變雅。鄭漁仲曰。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衞之詩。謂之變風可也。淇澳緇衣之美鄭武公。駟鐵小戎之美秦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

之變雅可也。車攻。吉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章俊卿曰。漢儒旣以美刺分正變。而于所謂正風之中。其詩雖刺。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于所謂變

雅之中。其詩雖美。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刺幽王是也。今觀楚茨至車舝十篇。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刺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然幽厲爲變可也。而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皆謂之變。無是理矣。

詩亾非雅亾

不敢居黙記曰。迹熄詩亾。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也。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其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

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一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宗廟宮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邪。曾不知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邪。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

古今釋疑卷之一終